大金國志/卷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熙宗孝成皇帝四 ◄

大金國志
卷十三 海陵煬王上〈在位一十三年〉

► 海陵煬王中

海陵煬王名亮，武元皇帝之孫，宋王宗斡之子也。幼時名孛烈，漢言其貌類漢兒。好讀書，學弈象戲、點茶，延接儒生，談論有成人器。既長，風度端嚴，神情閒遠，外若寬和，而城府深密，人莫測其際。皇統中，宗盤已誅，皇儲尚幼，未有所屬，而熙宗疑忌好殺，内外功臣莫能自保。亮矯飾盜名，包藏禍心已久，至是始得以肆其逆。

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，亮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除常赦所不原者，文武官各轉一資，放民租稅一年，追尊父宗斡為德宗，改元天德。

天德二年春三月，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。先是，熙宗之弒，國王身預其謀，及大事已定，逆加疑忌，凡當于日同謀，皆加以弒君之罪。宗敏乃武元之子，為大父行，忌其名重，首行誅戮，納其妃于宮中。兀朮開國元動，亨乃其子，亦以無罪誅。詔中外臣庶，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，如有可採，自當聽用。其或不當，弗加之罪。苟能裨補公私，別議旌賞。

詔河南民，衣冠許從其便。

除故虛馬鎮夏國、韃靼沿邊招討，提點兩國市場。

市場在雲中两上過腰帶上石楞坡，天德、雲内、銀甕口數處有之。契丹時亦置市場，唯鐵禁甚嚴，禁不得夾帶交易。至大金則不然，唯利是視，鐵禁遂弛。又宋時河東素使夾

錫鐵錢，地分自為大金得之，不用鐵錢，盡拘之入官。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，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。北地貴鐵，百姓多由火山軍、武州、八館之天德、雲内，貨錢于北方，今河東鐵錢殆盡。自廢豫後至于陝西，鐵錢亦流而過北矣。北方得之，多作軍器，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。爪牙既成，始不易制矣。

七月，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。一日，宮中宴閒，因問漢臣曰：「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，何也？」漢臣曰：「自古江南為橘，江北為枳，非種者不能，蓋地勢然也。上都地寒，惟燕京地煖，可栽蓮。」主曰：「依卿所請，擇日而遷。」蕭玉諫曰：「不可，上都之地，我國旺氣，況是根本，何可棄之？」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：「燕京地廣土堅，人物蕃息，乃禮義之所，郎主去可遷都。北番上都，黃沙之地，非帝居也。」漢臣又曰：「且未可遽，待臣為郎主起諸州工役，修整内苑，然後遷都。」主從其言。

冬，發諸路民夫，築燕京城。蓋主密有遷都意也。國主嗜習經史，一閱終身不復忘。见江南衣冠文物，朝儀位著而慕之。下詔求直言，内外臣僚上書者，多謂上京僻在一隅，轉漕艱而民不便，惟燕京乃天地之中，宜徙都燕以應之，與主意合，大喜，乃遣左右丞相張浩、張通古、左丞蔡松年，調諸路夫匠，築燕京宮室。皇城周九里三十步，其東為太廟，西為尚書省。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，後曰皇后正位。位之東曰内省，西曰十六省，妃嬪居之。又西曰同樂園，瑶池、蓬瀛、柳莊、杏村皆在焉。

天德三年三月，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使。伋至，主問：「祈請者何事？」伋言：「乞修奉陵寢。」主曰：「自有看墳人。」伋又言：「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。」金主曰：「不知歸後甚頓放？」伋又言：「本朝稱皇帝二字。」主曰：「此乃是本國中事，可自處之。」伋唯唯而退。

天德四年冬，燕京新宮成，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，大赦大下，改明年曰貞元。

上遷都于燕，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，遂以燕京為中都，中京為北京，遼陽府為東京，雲中府為西京，開封府為南京，諸州郡各改隸焉。

貞元元年春正月，元夕張燈，宴丞相以下之新宮，賦詩縱飲，盡懽而罷。

七月，制遣御筆法。舊制，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，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，以大不恭論。

貞元二年正月，御大安殿，受羣臣朝賀。

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。

六月，寧江州獻瑞桃，其大異常，一本而連實者三，羣臣稱賀。

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，地苦寒，多草木，如桃李之類，皆成園。至八月，則倒置地中，封土數尺，覆其枝幹，爭春出之，厚培其根，否則凍死。瑞桃之獻，豈其偶然符兆邪？

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，民飢，詔開倉賑卹。仍詔數州年穀不登，百姓橫罹艱毒，聽人出關就食，遣使者造籍，分遣去留，所在開倉賑卹。

十月，詔所在州郡，徒流之囚特與釋禁，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。

貞元三年，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，乃謀遷都汴京，先遣参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，經畫修内。未幾，大火焚之，宮室皆盡，主達怒，降長寧為庶人，尋杖之死，于是遷都之計稍緩。

冬，宋相秦檜卒，

粘罕南來時，檜在中司，以抗議請存趙氏，為粘罕所執而去，天下高之。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，置之軍中，試之以事。閒語以利害，而檜終始言南自南、北自北，且説若許其着手時，只依舊規模分別。其後，南臣貧薄，獨檜温實。一朝資以金帛，偽云挈舟走漣水軍，家屬婢妾完備無恙。及至宋，果得權大用。其後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，與檜語及北事，因曰：「憶宰撚否？別時託寄聲。」檜色變而罷。蓋檜在撻懶軍中，時撻懶圍楚州，久不下，使檜草檄諭降。有室撚者，在軍知狀，檜故怒也。順昌之戰，金師震懼喪膽，意欲捐燕以南棄之，而檜亟班師。岳飛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，而檜亟召回，終于誅翦，罷逐一時名將，不遺餘力。粘罕初來誓書，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，蓋為秦檜地也。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，南北之不復合，豈非大哉。